

记录下乡野画幅的生活符号

——从《乡村生活》想到的 □叶辛

这是张加春先生近年来的第二本书了。我说是近年来，印象中他的前一本书出版还没有多久。作为一个曾经在三峡库区担任过县长，现在继续在政协担任领导的干部，张加春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作了他的第二部作品《乡村生活》，既让我感觉惊讶，又让我感到惊喜。我觉得，他的这部新书，写出的是一个水族作者对故乡、故土的深情，是他的肺腑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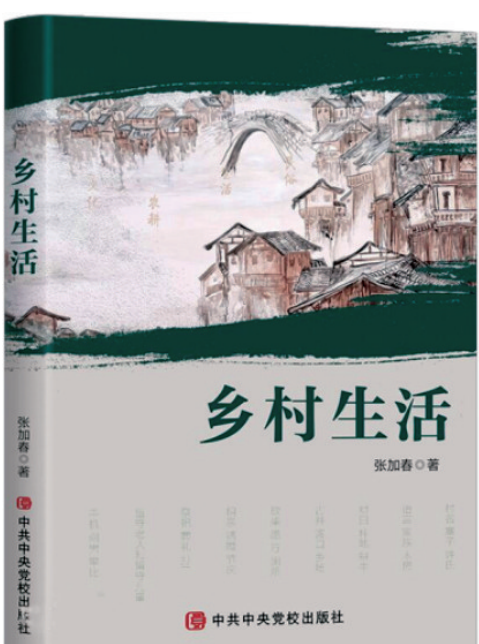
认识张加春先生近10年了，年龄关系，在上海，在北京，在贵州，我认识很多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不少人都在旅游、照顾第三代、含饴弄孙、养花养鱼，甚至打麻将消磨时光，能在自己热爱的写作中继续辛勤耕耘，这不能不是一份难得的文人情怀。从他的书中，更能读出他对家乡这块土地和老百姓所怀的心意和感情。

乡村是一个很大的版图集团，也是行政架构的最底层，山水田园、农舍炊烟、牛欢马叫、孩童奔走，构成了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农耕文明时代大山深处的寨子，是非常封闭的，许多物象和时序都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按照自己既定的规则循环周转。某种意义上，这个环境里的运作程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的婚丧嫁娶、起房造屋、迎来送往等诸多事件，都作为一种符号刻印在历史的深处。在这本书中，行踪跃动的画面似在证明，农耕、古井、马场、炊烟、房子等章节，其实就是蔓延在许多人心中的幽幽愁绪，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能感受到，那是值得珍藏的属于乡野画幅的生活符号。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细心观察，是写不出这么接地气的故事的。

在乡村里长大的张加春，虽然高中毕业后就参军入伍离开了乡村，退伍回乡后又考上大学读书就再也没有回到乡村来，但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显然非常熟悉，许多过往仍萦回于胸，让他总觉得很有必要记述家乡的一切，包括语言、建筑、婚俗、丧葬、打工等。他认为这样的记述是有价值的，所谓乡愁，就是在那个特定的空间里留下了太多令人难忘的回忆。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张加春的这一举动无疑具有强烈的田野意义。

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振兴成为主题。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广大农村都面临着一场巨变，扶贫搬迁移民、进城务工买房等一系列动作，使得原先的农村正在解构、重组。解构指的是整村整寨的搬迁，重组指的是乡村在农旅融合背景之下的变身。这种蜕变，是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而达成的。作为西南贫困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张加春的家乡无疑也在经历着这样的阵痛或者说是重生。不管变化有多大，曾经的岁月留下的记忆是不灭的，这个记忆根植在张加春的灵魂深处，催动他详尽地记下家乡的一切。他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打量家乡的遗存或变迁，这为人们研究乡村，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的人文景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应当说，张加春的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一个注重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家的审视，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的，何况那个寨子张加春本身就很熟悉。在他离开乡村的那么多年时间里，他的视角始终没有离开乡村，即便在



后来与唐俊高先生交谈，我的两个疑团才得以解开。一个是阿弥陀湖这个存在，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显然是作家虚构出来的，服务于小说的需要，杂取种种而塑造出来的“这一个”。俊高先生说“你去不去看一下阿弥陀湖”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顿时飘起一从疑惑的云烟。后来，当我真实看见这一片倒影天空和乡村丘峦的湖水的时候，坚持认为这湖水就是从唐俊高先生内心深处的爱中挺拔起来的。这是一个关于儿子与母亲的故事。母亲因为自己的机缘，40年前出家并且做了寺院的住持，弘法兴寺，直至众望所归，身隐塔林。这个寺庙叫做水观音寺。儿子做了不致痴情的作家，如今写出了《一湖丘壑》。这个故事，于我而言，是情怀的一种滋养，借此也可大胆推导出，阿弥陀湖就是儿子敬献给母亲及其四野乡亲的一腔慈悲。真是一派好水！阿弥陀湖就是这样，恬静地铺开在我的眼前，在中国的西部，在四川盆地的中央的丘陵地带，与天空平行。一条大河丝绸一般，在丘峦当中川流不息，这就是沱江，从岷山东侧流淌而来，水观音寺即在这条深情的沱江东岸的岩壁之上，而我是从岷山西侧的岷江上游走来。因为岷山，我与沱江相会，因为沱江，我与这个庙宇结缘。晴朗的天空，白色的流云忽而远去，忽而

家乡任职的岗位上，也经常对乡村进行观察，或许乡村给了他充分的养料，让他在某一个时间点把乡村生活写下来，而这个时间点就是乡村振兴的元年。

当少数民族村寨正在被外面世界的诱惑所改变，毫无疑问，张加春所生活过的乡村的人文脉象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民间流传数百上千年的风俗风物，也面临着一些新的考验，外出打工、手机流行、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导致曾经平静的村寨治理和秩序维持出现波动。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村寨都得面对。在波动出现的情形下，张加春的这份报告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那些曾经闪烁着先祖荣光与自豪的人文脉象，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能否经受得住新的考验？是否会吸进一些可以有用的东西或摒弃一些固守多时的细节？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深藏的宝贝深得外界关注，如马尾绣制作技艺、端节、水书等。昔日曾经只为婚礼服务的马尾绣制作技艺，如今通过各种途径走向世界，传承人韦桃花、宋水仙等一批绣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端节据称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时间跨度达三个来月。水书是世界上尚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它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使用者。在三都，人们的惊讶往往源于新的发现，或者说约定的传承和固守。即便现在时代产生嬗变，那些经得住岁月考验的宝贝仍活泛在人们之间，并且以物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说，张加春把他所见到、所了解到的关于水族的一切展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民俗画卷。这幅画卷虽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演进，但那些细微的点滴足以打动人心。如果你要研究乡村，研究水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变迁，整本书提供的乡村故事正好适合你的口味。

文明的进步，给人们提供了解读民族精髓的机会。相信人们读了这本书，会对乡村，会对三都那片土地产生神往之情。因为张加春所在的乡村就是中国乡村生活的一个缩影，没有高山大河，没有雪山草地，但山水之间孕育的民风民情，一如涓涓清泉，荡漾时空。

最近，湖北作家牛维佳接连推出中篇小说《褐纸鸢》（《长江文艺》2021年第7期）和《天下母亲》（《北方文学》2021年第7期），两部作品分别发表在两个刊物的“纪念建党百年专号”上，可谓是他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一份特殊礼物，也表达了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他牢记革命历史、不忘革命“初心”的纯真情怀。

难能可贵的是，两部小说比起以往的革命历史叙述，有着新的开掘和思考。这种新的开掘和思考体现在作者没有停留在单纯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上，而是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弘扬先烈精神的同时，立足当下文化语境与现实，对如何传承革命文化、如何继承革命事业做出了颇具新意与深度的思考。

牛维佳注意到，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革命战争在国人面前已渐行渐远，那些在战火中浴血奋斗的革命者乃至革命斗争的知情者，大都告别了这个世界，健在者不仅越来越稀少，而且多至耄耋之年。由于战争年代来不及总结与发掘，许多珍贵而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革命故事、革命传统，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日渐湮没无闻，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烈士名字都没有留下。因此，通过口述史等方式，抢救性发掘和保护革命文化遗产、铭记与缅怀英雄，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出于这一考量，《褐纸鸢》和《天下母亲》的一个共同主旨，便是揭秘尘封的革命历史传奇，打捞珍贵的革命记忆，让被隐藏的革命英雄与革命文化重放光彩。

《褐纸鸢》的故事内容有二。一是用纸鸢智斗日寇，展示中国军民的无穷智慧。抗战时期，鲁南沂蒙山区八路军充分利用巧计奇克敌制胜，放纸鸢便是这类巧计奇计中的一种。这种流行于民间的活动，平时带给人们的只是消闲与娱乐，但在沂蒙抗日战场上，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却点铁成金，解决在无风等不利条件下放飞纸鸢的难题，把它变成抗日杀敌的有力武器。比如，1943年，八路军的一支主力旅渡鲁南日军“铁壁合围”，身陷绝境。依靠侦察排战士高飞放出的褐纸鸢作信号指导，部队得以通过河谷顺利突围。在抗战胜利半年前的大邱庄战斗中，又是凭借高飞纸鸢的指引，八路军某团集中火力消灭了日军指挥所，取得扭转战局与击溃四千日军的胜利。遗憾的是，纸鸢也引来了日寇炮兵的轰炸，高飞壮烈殉国，尸骨无存。二是纸鸢战的主角，烈士高飞被后人淡忘，在当地的烈士纪念馆里找不到高飞的名字。这也让高飞的战友、93岁的方老感慨不已，颇为不平。方老的一个迫切行动，就是为当地干部群众口述高飞的故事，让人们记住他的贡献和牺牲。幸亏方老健在，不然，高飞的英雄事迹及纸鸢抗战的传奇很可能从革命历史中销声匿迹。

《天下母亲》描写的是革命军旅中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并非作战人员，而是马夫、伙夫、挑夫等普通勤务人员，其中还有如老哑巴这样的残疾人。虽然也经历了战火，但他们的工作和作战人员不一样，没有太多显赫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工作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一群，但他们的参军经历同样感人。母爱成为凸显这部作品主题的一个特殊窗口，具有丰厚厚重的内涵。

作品主人公老哑巴是战争时期军中的普通马夫。他是毛尔盖人，汉族，六七岁时因被长征红军所救而参加革命，为红军养马，并随军转战甘肃会宁、陕北延安等地，最后到达北京，解放后成为一个被老部队“闲养”的人员。对老哑巴来说，母爱在他的人生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既不识字也无法和人交流，除了老首长战友以外，许多人都视其为弱智，忽略了他的感情生活。当组织告知他革命已经完成，劝他去荣军院时，他才想到要回到老家，回到母亲离世的地方，这既是他命运开始的地方，又是他回归的宿命之地。这个决定是为自己曾经离家出走的任性而进行的情感自赎，也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自然的归宿。它超越了政治图解而直入人性根本，这是作品中母爱的第一个层面。

母爱的第二个层面，关联着盼子台那个“别人”的母亲。老哑巴还乡后没有找到自己母亲的坟，甚至他幼年朦胧记忆中的村子，都已经在岁月之河的冲洗下荡然无存了。他明知那个埋葬在盼子台下的母亲

打捞珍贵的革命记忆

——评牛维佳小说《褐纸鸢》《天下母亲》 □吴道毅（苗族）

不是自己的，但这位母亲也是在对她参加红军的儿子的盼望中死去的，既然无法找到自己的母亲，老哑巴便认她作母亲。他的想法看似平常，但结合他的经历看，却是刻骨铭心的。他希望后代们不要像自己当初那样顽皮，伤了母亲的心。

第三个层面的母爱，也许会令许多读者意外，它体现在京郊寡母金三平身上。曾经以保姆身份被组织介绍给老哑巴的金三平，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属于母爱的感情。这是一种崇敬老红军的大爱，更是一种发自女性本能的慈爱。比老哑巴年轻的盼子台，在老哑巴返乡以后，陪他来到盼子台定居，并在他去世后选择终老盼子台。与其说是在弥补自己的丧子之痛，不如说是在以一种母亲的特殊身份，来慰藉老哑巴孤苦的心灵。

老哑巴周围的人，对于老哑巴的个人信息和事迹，或模糊不清，或一无所知，这让“红二代”王斌心存不安，毕竟老哑巴是他父母多年的战友与同志，而他少年不知事时还曾与同学一起戏弄过老哑巴。正因为王斌在退休后重走长征路时执着地寻觅，才揭开了老哑巴的出走之谜和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往事。王斌找到盼子台时，老哑巴已经去世二三十年。他的晚年事迹与一些真实的性格，大都是通过垂垂老矣、白发苍苍的金三平老人得知的。

突破“高大全”僵化模式，刻画本色、质朴、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形象，是两部小说共有的艺术特点。作品中，主人公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作为英雄，他们舍生忘死、艰苦卓绝、意志坚强；作为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人的脾性、身体或性格缺陷，有着与众不同的癖好。这样的英雄，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既可敬又可亲。

《褐纸鸢》中的高飞出身土匪，却胆大心细、能写会画，尤其是身怀放纸鸢绝技。参加八路军后，利用特长屡建奇功，最终壮烈牺牲。健在的方老也是个个性独具，虽然读书成绩一般，上战场却毫不犹豫，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又不乏灵活机智。年过九旬，却有着顽童的个性，乐观而从容。对于牺牲的战友，他感情深厚，没齿不忘。

《天下母亲》中的老哑巴刻画得也非常丰满。他出身穷苦，命运坎坷，童年时就个性倔强。父亲在世时叮嘱他，只要家里养的那只乌鸦在叫，就是家里人在叫他，要他不要贪玩，赶紧回家。父亲死后，母亲为了生计，嫁给经营马帮的继父，继父生意不好，却怪罪老哑巴的乌鸦叫声不吉利，并对他下毒手，致使他变成哑巴。他不顾母亲的悲痛阻止愤而出走，并被红军收留。革命胜利后，他在部队成了只拿工资的“闲人”，但身怀养马驯马等绝技，生活艰苦朴素、爱惜粮食，尤其不能容忍别人的浪费。他心地善良，抱养被父母抛弃的女婴，虽然又哑又聋，却记忆力、耐力与毅力超群，在“文革”中花费七八年时间，沿他当年参加革命后走过的所有路线逆行，终于返回藏区故乡，返乡后捐献个人全部积蓄修建小学。

牛维佳的这两部小说叙事老到，各有特点。《褐纸鸢》设置双线叙事，一条线是方老带孙子重游抗日战场，活泼风趣，另一条线是八路军浴血抗日，惊心动魄，双线交织，别开生面。《天下母亲》采用多视角、多侧面的写法，通过正写、侧写、顺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段，叙述老哑巴的革命人生传奇，有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有条不紊，从容大气。



义勇军进行曲 全山石 翁颀亮 作

小说中的湖 现实中的湖

——读长篇小说《一湖丘壑》 □羊子（羌族）

“世上有才是戏上有，戏上有就是世上有。”这是母亲对我讲的。那时我在读高中，回到岷江峡谷半山梯田簇拥的家中，母亲在一次交谈中深有感触地告诉我。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却在由衷感叹唐俊高先生的一本小小说。简单地讲，这部小说反映的是赤子回报桑梓，搭上时代的快车，一方面新次改变了故里世界的面貌，一方面理想性地继承了乡村传统文明的精神，五味杂陈又充满生机地带动着父老乡亲一起发家致富。小说里面各色人等性情鲜明、命运关系层出交错，故事情节起落有致、显隐分明，不失对重构中国新农村的理智理念与实践实际相统一的有机探索。小说《一湖丘壑》的湖，就是阿弥陀湖，而这个湖原本是不存在的，源于郭家湾第一个考出去的后生偶得外财，回乡后缘沟谷地势筑坝蓄水建造的养鱼水库。这个湖从无到有、艰难而幸运的存在，像一枚突然嘹亮的信号弹，照亮了中国寻常偏僻的一隅乡村，随之而来的爱心，助推了郭家湾这个小小世界的自我生长和人文复兴。

读完小说，再看书名——一湖丘壑，仿佛是一幅线条简约的国画，或者色彩明快的油画，自然与主题、本意与寓意都融洽得体，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然而，在我固执的心中，还是念念不忘那个本该是水到渠成的《阿弥陀湖》。

后来与唐俊高先生交谈，我的两个疑团才得以解开。一个是阿弥陀湖这个存在，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显然是作家虚构出来的，服务于小说的需要，杂取种种而塑造出来的“这一个”。俊高先生说“你去不去看一下阿弥陀湖”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顿时飘起一从疑惑的云烟。后来，当我真实看见这一片倒影天空和乡村丘峦的湖水的时候，坚持认为这湖水就是从唐俊高先生内心深处的爱中挺拔起来的。这是一个关于儿子与母亲的故事。母亲因为自己的机缘，40年前出家并且做了寺院的住持，弘法兴寺，直至众望所归，身隐塔林。这个寺庙叫做水观音寺。儿子做了不致痴情的作家，如今写出了《一湖丘壑》。这个故事，于我而言，是情怀的一种滋养，借此也可大胆推导出，阿弥陀湖就是儿子敬献给母亲及其四野乡亲的一腔慈悲。真是一派好水！阿弥陀湖就是这样，恬静地铺开在我的眼前，在中国的西部，在四川盆地的中央的丘陵地带，与天空平行。一条大河丝绸一般，在丘峦当中川流不息，这就是沱江，从岷山东侧流淌而来，水观音寺即在这条深情的沱江东岸的岩壁之上，而我是从岷山西侧的岷江上游走来。因为岷山，我与沱江相会，因为沱江，我与这个庙宇结缘。晴朗的天空，白色的流云忽而远去，忽而

消散，总在变换着阿弥陀湖的水色。阿弥陀湖在四面丘峦的中央，浅浅的丘峦上站着一排排葱郁的杉树。喔，阿弥陀湖，层层绿色的田畴环绕着她，崭新的水泥路若隐若现地围绕着她，规划中建筑起来的第一期15家乡村楼房映衬着她，几处早先的农家旧房新舍偎依着她，透出小姑娘一样好奇眼光的新建栈道环绕着她，芦苇、柳树、青松、苍柏环绕着她，即将出场的新村楼房同样簇拥她。阿弥陀湖，因为峡口山崖上一块形似佛陀的岩石而唤作阿弥陀佛石，湖水彻底淹没了这块岩石，从而得名阿弥陀湖。真好。既是小说中的湖，也是现实中的湖。

阿弥陀佛与阿弥陀湖一样，无论在母亲口中，还是儿子心中，都是修行，都是温婉在心的思量。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当时出得水观音寺山门看见的一副对联：“千处祈求千处应，万事吉祥万事兴。”

走近清亮亮、幽深蜿蜒的阿弥陀湖，与小小说中诸多原型人物享受着灿烂的春光湖水，品尝着阿弥陀湖中刚刚打捞的新鱼美味，我的思绪却一直处于虚实之间，既置身于现实中，也在记忆的小说情节中，时而与小说中的风车、酸果果举杯，时而在现实中与原型人物欢笑晏晏，时而在阿弥陀湖的灵眸深清中，欢快诉说着一个新农村在当代中国的蓬勃与新生。

叙事 迟途(中篇小说)……冯飞 追踪(中篇小说)……李宗德 即将消失的生活(短篇小说)……李文锋 韩博士在美国(短篇小说)……唐一惟 堂侄张和平(短篇小说)……姜皓斌 奖杯(短篇小说)……马青虹 品相三星堆记……陈立基 雪葬……加拉亚沙 姚主教路过的孕妇……洪研 光阴中的柔情……胡正银 凝视……李路平 乡间杂记……黄健 精品

囚笼……【坦桑尼亚】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而他却不知道自身处境何方”……张莉 汉章 春天拾零(五首)……雨田 祝福(组诗)……陈华元 玲 瑰 黎 阳 袁 伟 祝歌行……雪 泥 马 丽 周 乐 安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吴义勤 陈培浩 中短篇小说的历史意识——重读王安忆《小鲍庄》兼及其他……曾攀 妙造自然 岂安于忆 ——关于王安忆的一份不完全社会阅读报告……吴君 林东涵 郭晨

四川文学

2021年第十二期目录

芳草新语 新才子书	杜王传奇(长篇小说)……李浩 “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对话)……金赫楠
中篇小说	“传统”与“先锋”的并置(评论)……李浩 一九六四年的逃离……安勇 樟桑子……何存中 为了告别的聚会……易行 梅桥……金少凡 山水简笔……阿毛
短篇小说 田野文化 中国经验	《美丽乡愁》评论辑 邱华栋 建构文学的精神故乡……本刊编辑部 中国乡村建设的深情书写……汪政 现代中国人的“乡愁”……李云雷 有一种乡愁是美丽的乡愁……周新民 文学一定要回到第一现场……刘醒龙 张作梗 王学忠 任怀强 洛桑更才 王长征 李树侠 袁嘉理 坤 张心瑶 张捷 沧浪 贺露露等 “诗人散文”：突然传来的一声呼哨(理论)……霍俊明
诗歌专刊	当代文学名家：封二、封三：李锐君
本刊信息(就则)	主办单位：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电话：027-82651067 地址：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430019) 邮发代号：38-232 电子邮箱：fc82627200@vip.163.com

心灵的净土 作家的摇篮 中国校园文学 2021年12月10日 第728期 总第728期 芳草 刘醒龙 主编